

译

世阿弥等著

草月译譚

日

曲

本

选

王冬立 丁曼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日本谣曲选

王冬兰 丁曼 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日本谣曲选 : 汉日对照 / (日) 世阿弥等著 ; 王冬
兰, 丁曼主编.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5.1

(草月译譚)

ISBN 978-7-5534-6477-0

I. ①日… II. ①世… ②王… ③丁… III. ①戏剧艺
术 - 研究 - 日本 - 汉、日 IV. ①J805.3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00829号

日本谣曲选

作 者 [日] 世阿弥 等
主 编 王冬兰 丁 曼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 · 北京汉阅传播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 划 编辑 刘训练
责 任 编辑 顾学云
装 帧 设计 未 晟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3.25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 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269
发行部：010-63104979
官方微博 Han-read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 箱 jlpg-bj@vip.sina.com

ISBN 978-7-5534-6477-0 定价：68.00元

译者简介

(以下按篇目出现顺序排列)

康燕玫	(日) 同志社大学 讲师
丁曼	外交学院 副教授
韩军	(日) 京都大学 讲师
樱木阳子	(日) 关西大学 讲师
王宜瑗	(日) 同志社大学 讲师
王冬兰	(日) 帝冢山大学 教授

怎样阅读谣曲（谣曲导读）^①

丁 曼

同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能、人形净琉璃、歌舞伎，都是日本的传统戏剧，其中以“能”的历史最为悠久。当特指“能”的剧本时，又称为“谣曲”。

通常认为，“能”于14世纪中叶发展成熟。那时各座（剧团）之间为了获得统治阶层——足利将军的支持，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在这一时期脱颖而出的，就是今天“能”的历史上不得不着墨提及的——观阿弥、世阿弥父子。

观阿弥（1333—1384），名清次，他向原本擅长“物真似”（模仿）的大和猿乐中，加入了当时流行的“曲舞”（合鼓而唱、持扇而舞的表现形式），并因此而成功，赢得了将军的喜爱与支援。

其子世阿弥（1363？—1443？），功勋更是超越其父，是“能”的集大成者。世阿弥不仅是优秀的演员，还创作了大量的作品，并为后世留下了《风姿花传》《三道》《花镜》《拾玉得花》等众多经典的能乐理论著作。此外，为了迎合贵族、武士阶层，博得将军的喜爱，世阿弥将“能”发展成为“幽玄”的高雅艺术。本书收录的《高砂》《敦盛》

① 本文由“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资助（supported by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项目编号（YETP1346），项目名称（日本谣曲的译介与研究）。

《砧》等曲，均为世阿弥所作。

观世元雅（1394？—1432）是世阿弥的长子，出身梨园世家，自幼才华横溢，可惜英年早逝，客死他乡。本书收录的《隅田川》是元雅的传世名曲，其中千里寻子、痛失爱子的母亲的心境，俨然就是世阿弥痛失元雅后的如实写照，让我们不得不为其戏剧性而惊叹一声——人生如戏。

观世小次郎信光（1435—1516），是世阿弥的侄儿、后为世阿弥养子的音阿弥之子。

金春禅竹（1405—1470？），世阿弥之婿；金春禅凤（1454—1520？）为禅竹之孙。

“能”的角色分仕手、连、胁、胁连、子方、间狂言等，详见附录《谣曲专用词汇释》。

仕手是“能”的核心与看点，是绝对的主角。“仕手”二字原本就是“仕一曲之手”的意思。也就是说，包括歌舞在内的所有最能体现“能”的特征的演出，大多集中于仕手一身，如后文将具体解释的“神”、“修罗”、“女”、“狂”、“鬼”等，都是仕手的角色。

胁在古代汉语中就意指旁侧，在“能”中，胁自然是陪衬，是为引出仕手的表演、问出仕手的追忆而存在的配角，在能舞台上的位置也大多偏隅一侧。与仕手多为“神”、“修罗”、“女”、“狂”、“鬼”等“非正常”“非现实”的人物相对，胁多是正常、现实中的人物，又常是僧侣等更容易接触到“超自然存在”的人物。

连可理解成仕手的助演，胁连则是胁的助演。子方由儿童出演，但出演的角色并非只限儿童，例如本书收录的《海人》中的房前大臣。地谣则是由多人（多为8人）组成的伴唱队，有时起旁白的作用，有时又替仕手、胁等剧中人物代言。间狂言则以道白为主，起侧面介绍剧情与人物的作用，有时也为连接前后两场、仕手更换装束而赢得时间。

由上述介绍可知，“能”中的主角、配角，与其他戏剧形式中、可根据剧情冲突来确定与判断是略有不同的。它体现出了更多的程式化，更多的出于对歌舞等看点的考虑，因此在本书中，并未译作“主角”“配角”等，而是使用“仕手”“胁”等系列名称。

今日的“能”的流派，主要有仕手五流——观世、宝生、金春、金刚、喜多，胁三流——宝生、福王、高安，狂言有大藏流、和泉流。其中与世阿弥一脉相承的，是观世流；视金春禅竹为中兴之祖的，是金春流。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在电影《阴阳师》中出演安倍晴明的野村万斋，是和泉流的狂言师。

“能”在三面观的专用舞台上演出，称为“能舞台”。四柱而立、上有屋顶。舞台正面墙壁绘有老松，称为“镜板”。演员上下场经“桥廊”（或译作“桥台”），桥廊上设三棵松，连接桥廊与后台处设有“扬幕”。外行人初见能舞台，常会与歌舞伎的舞台区分不开。其实歌舞伎的“花道”是通向观众席，演员由观众中来、退场时也是经观众而

去；能舞台的桥廊则是伸向舞台的斜后方，演员似从远方而来，又回远方而去。歌舞伎的舞台也远大于能舞台，可以容纳更多的观众。这与歌舞伎的大众性、能的贵族性也是不无关系的。

“能”的乐器有笛、大鼓、小鼓、太鼓四种。

“能”使用面具，称为“能面”。“能面”大致分为“翁”“尉”“女面”“男面”“鬼神”“怨灵”等，各类型中又做较多细分。以“女面”为例，用于高雅美丽的年轻女性的，有“小面”“若女”“增”“孙次郎”等面，如本书收录的《熊野》中的熊野和朝颜、《杨贵妃》中的贵妃、《羽衣》中的仙女、《砧》中的侍女夕雾，用的多是此类面；用于平民中的年轻女性的，有“近江女”面，如《道成寺》中的白拍子（女扮男装的歌女）；用于中年女性的，有“深井”“曲见”面，如《隅田川》中的母亲；用于悲戚哀怨的女性的，有“泥眼”面，目涂金泥，如《海人》中的龙女。

“能”根据其仕手和题材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五类，被称为“五番立”，江户时代“能”的正式上演形式就是一日五番，分别为“神”“男”“女”“狂”“鬼”。具体而言，“初番能”为“胁能物”，以神格人物为仕手，内容为喜庆的祝愿性质的神能；“二番能”为“修罗物”，多以男人、武士为仕手，内容多是为战死武将的镇魂；“三番能”为“鬘物”，以女性为仕手，多展现女性的优雅舞姿；“四

“番能”为“狂物”，除包含痛失爱人、爱子的“物狂能”外，不能纳入其他类别的“能”也分在此类，所以亦称“杂物”；“五番能”为“切能”，以“鬼畜”等异类为仕手，内容新奇、节奏快、动感强，又被称为“鬼畜物”。为让读者较全面地理解、欣赏到各种题材的“能”，本书在选曲上充分考虑了对上述“五番”的兼顾。

“五番立”中，不同的“能”，其“舞”亦有不同。例如，“中舞”的节奏适中，多用于现实中的女性，如《熊野》；“序舞”的节奏较慢，多用于高贵的女性的灵魂或是女性神灵，如《羽衣》；“破舞”多接在“序舞”或“中舞”之后，短小精悍、情绪激昂，同样是用于高贵的女性的灵魂或是女性神灵；“男舞”节奏感强，多用于现实中的男性；此外还有《海人》中的“早舞”、石桥中的“狮子”、《道成寺》中的“急舞”“乱拍子”等等。

“能”按照场数可以分为“单式能”（只有一场）和“复式能”（分前后两场）。

今天我们鉴赏和研究“能”，还通常将其分为“现在能”和“梦幻能”。

“现在能”，顾名思义就是现实存在的人、在现在的时
间轴中向前推进剧情的能，也称为“剧能”，如本书所收录的《隅田川》。“现在能”多为“单式能”，但不绝对。

“梦幻能”则以死者的亡灵等超自然人物作为仕手，采用让其追忆讲述其生前故事的形式来倒叙故事。再具体而

言，“梦幻能”先出场的多是胁，胁又多是僧侣，然后偶遇仕手，仕手向僧侣讲述一些此地曾发生过的名人轶事，最后留下句意味深长的话就突然下场，这下场就是被称为“中入”的、用来切分上下两个半场的举动。当僧侣觉得事出蹊跷之时，方才下场的人物的亡灵或是灵魂等超自然物现身，原来它就是方才所讲的此地的那位名人的亡灵。当然，到了“能”发展的后期，也出现了前后两个半场分别出现不同的人物、而非同一人物的情况，不过这在“梦幻能”中毕竟是少数。这种两场构成的梦幻能又被称为“复式梦幻能”。

“梦幻能”是“能”的主体，也最能体现“能”的特征，其集大成者是世阿弥。

除了立体全方位地欣赏“能”之外，由于“谣曲”韵白相间，用典丰富，修辞考究，文学性高，其平面阅读价值早已受到关注。韵文部分本身就是“七五调”的诗歌语言的延伸，其中又多有古诗名歌的引用，缘语、挂词、枕词、序词等修辞技巧丰富，各小段又有诸如“次第”“上歌”“下歌”等名称，类似于我国戏曲中的曲牌名，散文也有“宣名”“着科白”“问答”等多类。以“挂词”修辞为例，它是利用同音词制造的一种语言游戏，例如“待つ”与“松”同音，“扇”与“逢う儀”，因此有意使用“松”“扇”就可一语双关，妙趣横生。修辞使“谣曲”的词章十分华丽，但缺点是有时刻意、过度的修辞运用，远超过了表意的需要，而流于对风雅意境的单纯营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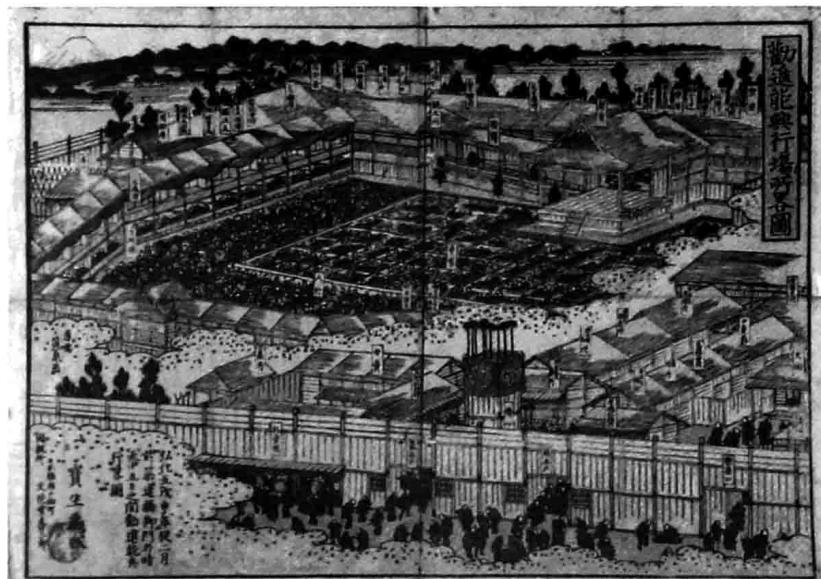
“谣曲”在修辞上的上述特点也给“谣曲”的翻译带来了困难。例如《松风》中的“浦曲の波の夜々は、げに音近き海人の家、里離れなる通ひ路の、月よりほかは友もなし”一句，就是整齐的七五格式的韵文。翻译时，既要表意准确，又要意境准确，不能失掉韵文原有的韵味。其中的“夜々”的“夜”与“寄(よ)る”同音，属于“挂词”修辞，双关语意中，一意承前、一意启后。像这样的例子，我们在翻译时，只能尽量兼顾、酌情删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谣曲”在我国已出版的译本，有1985年申非译《日本谣曲狂言选》，其中收录有谣曲18篇。在申非的译本出现之前，中国只有零散篇目的译介，他的译作填补了中国日本文学译介中的一个空白。然而这一译本迄今为止还是唯一的译本，此后20余年来再无其他新译本问世。为填补这一空白，向国内的读者介绍更多、更全面、更原汁原味的谣曲，由六名译者携手、精心打造了本书。

本书共收录有谣曲16篇，采用中日对译形式，每个剧目的中文译文后附日文原文。其中既有申非译本中已有收录的曲目，如《高砂》《熊野》《隅田川》《砧》《道成寺》，也有对从未在中国译介过的谣曲的尝试；既有《东方朔》《杨贵妃》等中国读者可能更感兴趣的唐事能（中国题材的能），也有《砧》这样、主人公虽非唐人、其背后却隐藏着《汉书》中的苏武故事和捣衣的汉诗素材的能，更多的还是讲述日本本土故事的曲目。六名译者在秉承“接近原文原

作”的统一原则的前提下，在译法和文风上又各有千秋。对读者来说，无论是对同一谣曲的前后两个版本的对照、还是在不同译者间的比较，或是对谣曲本身的单纯鉴赏与了解，本书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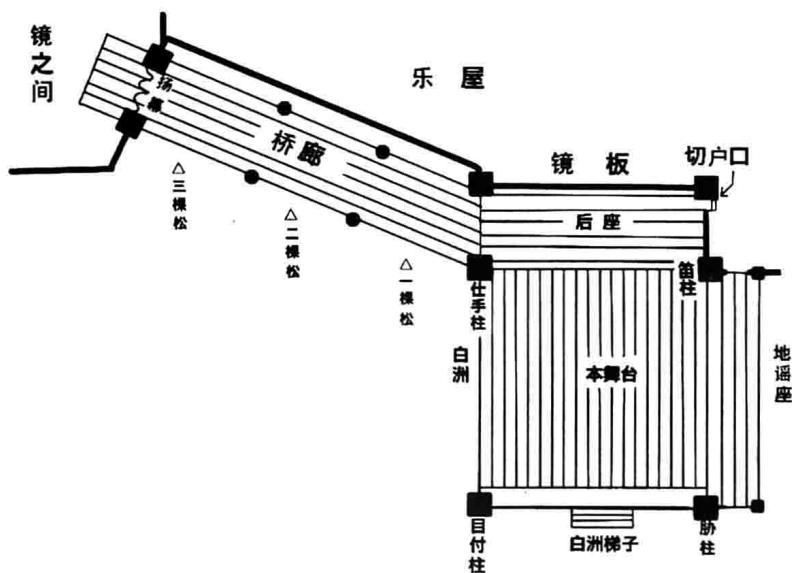
“劝进能兴行场所略图”^①



1848年（弘化五年）在江戸筋违桥外演出“劝进能”（为建立佛寺、佛像募捐演出的“能”剧）图。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收藏。

① 本书图片刷照购买费用由帝冢山大学特別研究费提供。

能舞台平面图



丁曼、龚冰怡绘制（依据《能 狂言事典》 平凡社 1998年新增补版 能舞台平面图绘制）

凡例

底本

译文共收入十六个剧目，《杨贵妃》之外的十五个剧目的日语原文底本依据《谣曲集》（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刊行），《杨贵妃》的原文底本依据《谣曲集》（伊藤正义校注，新潮社）

剧目排列顺序

“能”剧的分类，按正式演出的演出顺序分为五类，日语汉字标记为“五番立”，一天中按“初番能”“二番能”“三番能”“四番能”“五番能”顺序上演。各番“能”分属各种类型，分别为“神”“男”“女”“狂”“鬼”。此书中的剧目按“五番立”顺序排列。

剧目说明

译文前剧目作者、类型、登场人物及剧目简介说明部分

是译者综合资料加入，非原文译文。

专用词汇标记

谣曲中使用大量专用词汇。此译文中行当角色名称、程式化唱段乐曲名称、程式化道白小段名称多使用原日语汉字标记。

符号标记

译文中唱词、乐曲名称使用【】标记，程式化道白小段名称使用〈〉标记，译者解说部分使用（）标记。

剧中解说

剧中（）加括部分是译者加入的解说部分。译者参照《谣曲集》（日本古典文学全集，小学馆）等解说概括加入。

注释

译文中的注释使用脚注，脚注内容由译者参照各种资料判断概括。唱段名称等专用词汇在各剧目第一次出现时使用脚注说明。

狂言字型号

“能”剧中的狂言部分，与谣曲部分本为两个独立的台本。底本中的狂言部分使用小型号字以示区别。此书中的狂言部分多未使用小字。

目录

怎样阅读谣曲（谣曲导读）	丁曼	001
凡例		011
高砂	康燕玫译	001
东方朔	康燕玫译	035
清经	丁曼译	055
敦盛	丁曼译	077
松风	丁曼译	099
熊野	韩军译	125
杨贵妃	韩军译	153
羽衣	王冬兰译	175
井筒	王冬兰译	193
绫鼓	王冬兰译	213
隅田川	韩军译	233
砧	王冬兰译	261
道成寺	櫻木阳子、王宜瑗译	283
弱法师	櫻木阳子、王宜瑗译	321
海人	丁曼译	347
石桥	康燕玫译	373
谣曲专用词汇释	王冬兰	391
鸣谢		403